

心灵漫笔

做个认真生活的人

■王曼睿

那天,我不慎扭伤脚踝,就在家静养。我整日在家里极缓地挪动,明明春日明媚就在眼前,却无法触摸,内心从起初的巴望变为埋怨,渴望能一如从前快步走的样子。

一日,我正伏案书写,只听妹妹一声惊呼:“姐,你快出来看看!”我不想去看门前那看厌了的景色,却拗不过她,缓缓地下了台阶,扶着她的肩一步一步向院子的尽头走。风儿调皮地在身旁旋转,我贪婪地呼吸着春天的味道,久违的舒适感溢满心田。

妹妹指的地方离家门口不远,却是我从未注意过的。走近看才知,是两棵梨树,枝干好似似墨,豪迈里却有点雪白。梨花仍是花苞

的样子,长得极密。看着看着,欢喜的浪花早已淹没怨气的礁石,我心下一惊,暗想:搬来住已四年有余,每日步履匆匆,我似乎从未见过它们,今日,反而是这慢而缓的步骤踱出了生活的惊喜。

夜里,我仍想着那梨花何时开放。第二天回家,经过那里时,觉得似有一片白雪在尽头。我定睛一看,竟是那梨花开了。一股狂喜涌上心头,我艰难地走回家,边猛敲家门边呼喊:“妹妹,梨花开了,快点拿相机出来!”看到她如脱兔般跑向梨花,我很是感动,虽然我只能慢慢走,但我愿意看到亲人们健康的步履和如花的笑脸。

在远处看时,只见纯洁的白色绽放在极蓝

天空的怀抱里,那是动漫中才见过的景象。近看,白色已勾勒成花朵的形状,撒在树枝上,昨日花苞的青绿全然退去,只留今日被一夜春风抚开的烂漫。花瓣肆无忌惮地怒放,那份热烈让我震撼。梨花树下的我,闭上眼睛笑着,用最真的心触碰每一株梨花魂。我慢慢地感受着、热爱着,忽然发觉,自己从前走得太急、太匆忙,一心只想向前去,却遗失了路上暗藏惊喜,我所追逐的诗和远方其实就在身边。

吃过晚饭,我又按捺不住去看梨花。只见月光轻洒,风过时,花瓣轻轻飘落,真是“薄薄春云笼皓月,杏花满地堆香雪”。我缓缓地行走,用心赏花,暗暗告诉自己,要做个认真生活的有心人,慢慢走,慢慢爱。

旧物多情

■茹恭斌

旧物多情,难以忘怀。《红楼梦》《西厢记》《桃花扇》……几本没皮儿、没目录的旧书,几次搬家,都没舍得扔掉,因为珍惜。珍惜它们和我一起走过的日子。夜半油灯如豆的光亮里,这些书把我带进了一个陌生的天地,激动、兴奋、不解、忧伤、悲哀、喜悦、叹息……很多难以述说的情绪伴我在文字里行走。书中那些阅读时写下的文字,某些段落下的标记,抄在页眉上的生字生词,都是我从少到老的足迹。捧起这些书,记忆里时光的片段就会串起生命的过往,让我感慨、回望。旧书如妻,少时相拥,老时成伴,自然舍不得弃之。

笔筒里插了几支钢笔,都是1978年以来我用过的,每一支都凝聚着我走过的光阴。手中正用的这支,购于2010年,我用它写过新闻报道、工作安排、散文小说……握笔在手,能想起走过的雨雪风霜。它曾有挑灯看剑的气概、烟雨竹林的潇洒,它曾有花前月下的缠绵、柳岸泊舟的沉思。不用时,它就静静地站在笔筒里。这笔筒我用了近30年了,它出自故乡木雕艺人之手,朴到了肌理,拙到了极致,淡黄深褐的色彩,总给我云彩一样的思绪。我不知它来自故乡的哪一座山、哪一棵树,但它能让我想起在故乡生活的日子,那些吃着玉米、红薯、野菜的日子,那些沟沟坎坎上锄地的日子。此刻,它就站在我的书桌上,看着它,就知道我生命的根在哪里。

旧物,淡归和人生有关。

十几匹钧瓷马,40年了,就放在架子上,褐、黄、蓝、白的釉彩,呈奋蹄、昂首、奔跑、垂首、嬉戏、吃草之状,栩栩如生。这

是母亲送给我的,此般母爱,含义我知。过往的日子里,我不知道多少次站在它们面前,我能看到它们疾风暴雨般奔跑的身影,我能听到它们仰天长啸的声音。而今,看着它们,我就会想到母亲迎风站在大门口等我回家的身影,寒风吹着她的头巾,在昏黄的路灯下一抖一抖的。而今,母亲走了,但这些马的身上依然有着母亲的气息和期望。

还有一只用全樟木做成的旧板箱,是父亲在湖南工作时做的。我不知道父亲是怎样一路把它给背了回来,作为结婚的礼物送给了我。它能防虫、防蛀、防潮,在那个年代有一个全樟木箱子是十分奢侈的事。后来,它伴着我走了好多地方,几十年了,我依然用着。如今,里面放着父亲的军人转业证、工作证、荣誉证书、退休证,还有父亲生前的几件旧衣裳,这是父亲留给我的念想。在这个初春的夜里,抚摸着这个旧箱子,仿佛触到了父亲的体温,仿佛父亲就站在面前。箱子不大,记忆很多,一旦打开就是另一个世界。

能被我一直保存的旧物,定然凝聚着我深深的情感。有一件旧衬衣,是妻子在我们恋爱时给我做的。那时她去县食品厂包糖块儿,一分钱一分钱地攒,然后扯了布找裁缝做了,没想到袖子短了一寸,她只好找块儿颜色相近的布接上。这件衬衣我一直保存着,它是我俩相爱的见证。有时我还会拿出来晒晒,然后闻那上面阳光的味道,有着难以言喻的美好。回眸往日她送我衬衣时脸上淡红的红晕,如桃花朵朵。

旧物里藏着岁月,虽然无声,却时时唤醒我的记忆,温暖我的心灵。这些旧物,很平常,很朴素,但有很多情。

从前慢

■吴孔文

慢日子会让我想到从前的某个人。闻有客来,提篮采蔬,树下置宴。那顿饭,黄昏时吃起,穿过晚风笛韵,直吃到月上三竿才罢,乡道上常有沉醉的夜归人。

从前的村子有许多好听的名字:集贤庄、快活林、绿林岗、十字坡、三十里铺。像鲁智深这般粗犷汉子,仓皇之间走进一个村子,看到的却是“柴门半掩,帘幕低垂。墙间大字,村中醉醒时题;架上蓑衣,野外渔郎乘兴当”。这样的村庄,日子淡泊、随意、不温不火,其平和安闲的静景与鲁智深那起起狂奔的动感形成了鲜明对比。

从前造酒,真是慢啊!做酒曲、蒸米、发酵、蒸甾、窖藏、启坛……绍兴人造一坛“女儿红”,需要十八年才能喝到嘴。鲁迅与他大哥在家乡小饭馆里遇见,不点菜,每人一碗蛋炒饭下酒,慢慢叙话。鲁迅是个惜时如命的人,居然能这般平心静气地喝酒,我想,他俩很可能喝的是“女儿红”。

去中国状元博物馆,看那些状元们的答卷,字体工整,力透纸背,纵横捭阖,喷吐吐霞。当年的考试,紧张程度应不亚于而今的高

考,那些“学霸”能在如此高压下写出此等绝佳文章,真是不服不行!

很怀念从前的某些味道。那只鸡,仲春孵出,浑身松茸色,啾啾乱叫。夏天光着屁股到处乱跑,找虫吃。秋天羽毛渐丰,身体肥硕,开始下出第一个蛋。几年后,它年迈体衰,不下蛋了,主人极不情愿地宰了它,还边拾掇边说:“鸡子鸡子你莫怪,你是阳间一道菜,今天杀你来待客,明日投个凤凰胎。”我在乡间喝到一碗浓稠的鸡汤,橙黄色,喝罢嘴里发黏。主人说,这鸡汤最补,你读书用脑子,喝这样的鸡汤有好处。

从前没有手机和先进的交通工具,人们往来靠帆船、马车或步行。有了思念,写一封信寄去,十天半月才能收到。这些信被压在箱底,比黄金珠宝都珍贵。如果要去远方看风景,就骑一头毛驴,一路走一路歇,待目的达到,再一步步走回来,那是一条风景之路,也是一场心灵之旅。

新时代,我们行动如风。然而,每年春天,我都会放下俗务,回到深山中的老家,过几天慢日子,坐着风生水起,卧听雨打芭蕉,安享粗茶淡饭。慢日子是疗治身心疲惫的良药。

别样情怀

■王小朋

春天,文学院要组织一次读书会,于是与向前兄相商,借想象书店的阳光房一用。向前兄爽快地答应了,女主人还殷勤地提供了茶水。按照此前的惯例,我们总会邀请一位懂音乐的作家参加,一则畅谈无碍,二则可以现场演奏。尚龙的尤克里里、国杰的吉他都曾在我们的读书会亮过相,这次受邀而来的是诗人芝辛。

这次读书会话题很散,也没有什么灵光一现的发言,倒是芝辛老师和他的朋友用两架手风琴征服了全场。一曲奏完,大家还沉浸在激昂的旋律里。我问他曲名,答曰:《斯拉夫女人的告别》。毫无疑问,这支曲子的原产地是俄罗斯。借着袅袅余音,芝辛老师还顺便给我们扫了一下盲,讲述了一下战云笼罩下的女人是如何在车站送别男人的,这样的场面又怎样触动了音乐家以及这个曲名的多种译法。

音乐家是有浪漫气质的,但现实总是很残忍。以我个人的经验,在高烧不退的爱情里,

纸上爱情

男人是糖罐、是枕头、是未来生活的优质保险;在庸常细碎的婚姻里,在疾病、困苦、争吵面前,男人可能是酒鬼、是混蛋、是处处挖坑的“猪队友”;然而当走上通往战场的列车,男人又是丈夫、是情人、是拿着武器的战士。

战争的酷烈,在于它收割生命、击碎生活。这样的状态下,爱情显示出了超越生死的意义,所以这个主题下的书单相当长,其中《乱世佳人》《永别了,武器》《漫长的婚约》等等,都拥有很多读者。

因为与战争有关,我立刻想起了另一幕场景:女护士在荒芜的废墟里偶然发现了一架钢琴,忍不住上前弹了一小段。琴声让千疮百孔的老房子变得宁静,让垂死的病人变得安详。循声而来的扫雷兵基督告诫她,德国人喜欢把地雷放在钢琴下面,不要轻举妄动那架钢琴。她笑着说如果弹的是巴赫,就算有炸药也不会爆炸,因为巴赫就是德国人。幸运的是,钢琴下并没有炸药,琴声和故事得以延续。垂死的病人隐藏着关于爱情和伦理的秘密,扫雷兵

诗风词韵

咏花

■杨 树

梨花

珊瑚为蕊玉为颜,揉碎冰轮开砌前。
疏影画壁溶溶月,清芬穿户寂寂禅。
逸姿悲欣犹磊落,淡看荣枯自坦然。
试问花信凭谁主,伫立春风笑不言。

海棠

时雨应润千山绿,惠风须带一脉香。
寻春不得花满眼,银烛高烧照海棠。

碧桃

移来瑶池禁苑花,好教春庭映晓霞。
日日凭栏勤看顾,唯恐飞去赤松家。

木笔花

蕾蕾青帝笔,枝造王母舟。
天地任挥洒,山河尽风流。



国画 绚烂春日 吴小妮 作

澧河之春

■程全华

昨夜细雨涤红尘,今晨春色分外新。
白鹭低飞穿薄雾,碧波东流静无声。
拾阶而上观花海,曲径尽头鸟鸣深。
长堤多处传歌声,欢声笑语直入云。

沙澧写手

水泻玉盘千万声

——池玉枝作品赏析

■邢俊霞

朱自清在回忆录中说:“童年的记忆最单纯最真切,影响最深最久;种种悲欢离合,回想起来最有趣。”“青灯有味是儿时。”其实不止青灯,儿时的一切都是有味的。

“儿时的一切都是有味的。”我想,这种“味”,可能是一顿饭、一句话、一件事,抑或是一种文化孕育后浓缩在笔尖下的情怀。

池玉枝当数后者。2019年在崆峒山参加作家研修班时,我和她同居一室,有幸听她讲述写作初衷以及写作历程。她说:“自己从小就喜欢读书,有固定的读书习惯,养成了两个环节:一读,二写。读书如同吃饭,写读后是消化吸收,完成一篇读后感,心里特别轻松,自己给自己交作业,找到了乐趣。读书笔记在报纸刊发,别人看了有兴趣,可能会去找原书阅读,又多了一层乐趣。”

在《读书之乐》中她说:“寻找小说里描写的一个细微声音都那么有趣,其他大事小事,大东西小东西,在这个世界上,在我们身边,又该有多少有趣等待我们去寻宝拾贝?我想:关键在于自己是否有一颗火热的心。心不言不语,却能悟出生活的滋味。文学善解人意,读书有兴趣,它让我热爱生活,拥抱生活之平凡,致敬生命之不凡。”

文字盛宴的开场,头道拿手好菜自然是亲情,然后是对故乡大地一草一木一花一世界的缠绵倾诉。2002年,池玉枝以对女儿住校的不舍,让《牵挂》之花第一次开在纸媒之上,从此一发而不可收。

2019年,池玉枝退休了,这意味着她将有更多时间写作,作者的身份也更纯粹。如何让余下的时光珍贵,回想起来都有幸福满满的滋味?写游记成了池玉枝创作的重头戏。她将一生的智慧和经验凝练起来,以“过来人”的身份,向读者详尽描述别样风光、异域风情等内容,她想让写到的地方,即使是平铺直叙,也能直抵核心。读文章的人跟着她的叙述缓缓而行,觉得很轻松,根本不用去思考和判断。她要告诉你的东西,会作为重点去描绘,绝不会让一些旁枝杂叶埋掉文章的主干。这一点从她的《海风轻吹》《金秋,行走在时光的花瓣上》《旅行散记》《行走》《快乐自由行》中可以看出。她在《快乐自由行》中写道:“在大阪,我们住在市区,出酒店右转就是著名的道顿堀和心斋桥。我在街边挑了一家铁板烧店,晚饭吃了章鱼烧、鱿鱼烧、虾饺烧……挨着道顿堀,有一条穿街市而过的河,观光

船搅起‘哗啦’的水声,船上的两排纸灯笼闪着红光,船上的游人有说有笑,朝两岸挥手摇头,带动岸上的行人,有人摇着手里的烤串,有人绕着长丝巾,热情呼应。仿佛时光倒流,七年前,我在巴黎塞纳河乘坐游船浏览夜景时,也是如此这般岸上的人遥相呼应。在异国,陌生和距离变成了一把神奇的钥匙,把游客的心门打开,喜悦、亢奋溢于言表。”又写道:“我住在大阪一家酒店时,露天温泉在十七楼楼顶,我先用清水淋浴,光脚走到室外,跳进池子,舒展四肢……身心和心退去了包裹,自外到里都是放松的。”作者既出现在画面中,又站在画面之外,用细腻的眼光、素淡的笔墨让读者与她身临其境。

池玉枝的文笔平实、朴素、简约。万般生活,皆成素材,《从手工账簿到掌上银行》《我的过年日记》《四十岁的人生片段》《给过一个美丽的理由》,或许,这就是她所要追求的境界——“绚烂之极趋于平淡”。

池玉枝笔耕不辍,这些短小精悍的文字,看似片言只语,却最见真实的灵魂,我个人颇为喜欢。从她的文字中,我看到一个真实的池玉枝,有血有肉,情感丰富,执着于阅读与写作。当我们感觉时光飞逝,盛年不重来来的时候,她用心凝练的文字之珠,像水泻玉盘,响起千万之声。人生不易,读写为乐。不管你的人生是否精彩或暗淡,生活的微光都可以烛照人生,我们都在时光的河流中不断前行,而池玉枝更是奋力遨游,以期人生更多的精彩。

当然,我更期待她将更多的个人经历、人生体验融入文字中,紧跟时代脉搏,挖掘作品的深度以及广度,让文字更有张力。

《水韵沙澧》文艺副刊是漯河文学文艺爱好者的精神家园。本刊的宗旨是一如既往地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多、更好的精神食粮,为传播先进文化不遗余力,并在这个过程中推出更多的新人新作,为我市的文化建设储备后劲。因此,我们将对那些有创作潜力的沙澧写手加大扶持力度,对水平较高的作品集束刊发;也会不定期推出各类体裁的专版,甚至会推出个人专版,并为其举行作品研讨会等。敬请关注。

回家的路

■池玉枝

“鸟会迷路吗?它们咋认出自家的窝?不会飞错窝?”

“谁知道呀。一把年纪了,瞎胡想。”我跟先生开车外出,就近寻找野山散心。冬日的野外空旷,视野宽广,路两边,最显眼的是白杨树,没有树叶掩映遮蔽,树上最显眼的是鸟窝。鸟窝在树的高处的枝杈之间,小的像圆碗,大的像汤锅,大大小小的像我栽姬玉露的花盆。

我见过鸟搭窝。去年三月的一天,我在小区散步,一只鸟从我头顶飞过,嘴里衔着一根小树枝,飞到二楼一家阳台的边沿上歇脚。它吐出小树枝,抖抖羽毛、转转头,眼睛四处瞅,好像在巡视。我站住,看鸟,它歇了两三分钟,迅速叼起小树枝,上啄紧扣下啄,夹紧枝条往南飞,飞到一棵玉兰树上。我跟过去,站在近处看,玉兰树的枝杈中间有一个半成品的“建筑物”。它把树枝搁在小树枝杈之间,再衔起来,左右摆正,放稳当。它一闪身,我看见还有一只鸟正在忙活儿。鸟们在建房搭窝,窝已现雏形。

鸟儿是黑身子、白肚子、长尾巴、尖嘴。忙了一阵子,两只鸟一前一后飞出去,一只鸟飞到对面的一棵银杏树上,另一只鸟飞往稍远处的草坪,脱离了我的视线。我盯着银杏树上的那只鸟,它蹬上一根树枝,晃几下,站稳,叼起一根细小的枝条,用劲咬,枝条跟着它的节奏摇摆,安然无恙。鸟可不折不折这根枝条,就去叼另一根枝条,头左右、上下用劲儿,还是没有叼下来。它寻找的目标是没有树叶的光枝条,不捡粗,只捡细。它以为没有树叶的枝条是枯枝死枝,没有韧性,容易折断吗?其实,春初来乍到,树木尚未完全长出新芽新叶,生机待发,生命力旺盛着呢!鸟儿灵活,试探几次,枝条不折,就去寻找另外的目标,不会在一棵树上“吊死”。

我跟着鸟的飞行路线,看了半个多小时,它在树窝附近寻寻觅觅,没有收获一根细小的建房材料。哪能轻而易举地就建造一个家?我絮絮叨叨地对先生说着鸟搭窝,他回了我一句:“看鸟搭窝,闲得没事。”

我觉得有趣,也悟出了鸟不会迷路。鸟飞出飞进,自己选好的树,自己衔枝搭窝,有气味,有踪迹,有自己的雏儿,风霜雨雪,白天黑夜,回家的路都装在心里。

想起朋友跟我说过的一件事。她把母亲接到城里来住高楼,上班时交代母亲不要闷在屋里,下楼走走,楼下有邻居,可以说说话;也有健身器材,可以活动一下胳膊腿;也能晒晒太阳。下班回家,她看见一楼防护

门把手上系着红线绳,当时没在意,到自家门口,发现防盗门把手上也系着红线绳,就解开扔掉了。谁知,第二天门上又出现了黄线绳,第三天门上变成了绿线绳。她觉得事出有因,就问母亲。母亲说:“我做个记号,这楼里的门都那样,我找着绑的绳儿就找着家了。”说起这些,她讪讪地对我说:“母亲没服输过,常有理,事事通,在城里闺女家住,好吃好喝,还是生疏,门生,路生,心也生。”她顺从了母亲,趁着周日开车送母亲回了老家。老家熟门熟路,哪块地砖缺个角儿,哪棵柳树上有个疤痕,哪片土墙上长棵草,母亲都一清二楚,就连村头上冒缕炊烟,她都能认出是谁家的。母亲横竖都不会走错路,回家的路跟手心手背一样熟悉。

我们爬的是一座石头上山,远看没有路,却有不少人在石头间闪现,忽高忽低,忽上忽下。走近了,石头间有踩出来的窄路,大石头头成景,小石头碎石子成路。路不好走,碎石容易滑脚,一脚一脚要踏稳;坡陡,手抓住黄背草,不能太松,松了用不上劲儿,也不能太紧,紧了勒脖子。冬天爬山,我也爬出微汗。下到山底,我问卖黄水瓜的老汉:“这小山不会有名字吧?”他瞥我一眼:“你有名儿没?是山都有名儿,鸽子山。”鸽子山?车开远了,回望时,我看到山顶果然卧着一只白胖的“鸽子”和一只娇小的“鸽子”。山对面是村庄,“鸽子”好像卧在自家窗户台上,一年四季守候在山顶看人来人往。

我也像一只小鸟,年轻时渴望飞出去,看大世界,这几年却做梦都渴望倒回去,拥抱小世界。作家迟子建说:“当我童年在故乡北极村生活的时候,我认定世界就北极村那么大;当我成年以后,到过许多地方,见到了更多的人和更绚丽的风景之后,我回过头来一想,世界其实还是那么大,它只是一个小小的北极村。”我不止一次默念这段话,我的家就是另一个小小的“北极村”,我心目中的“北极村”。

返程时,路灯亮了,灯杆上挂着一串串“福”字灯饰,通体红光,映照着重方的路,映照着回家的路。

个人简历

池玉枝,银行职员,文学爱好者,《漯河日报·水韵沙澧》文艺副刊特约撰稿人,flows 文学院第十期作家研修班学员。作品散见于《漯河日报》《中国城乡金融》等。